

我被马三家教养院投入男牢房的悲惨经历

【明慧网】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执行中共的指令，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把九名历经残酷手段迫害仍不“转化”的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铁岭的尹丽萍女士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尹丽萍等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悲惨经历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还有三十三名女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男牢房……。

我叫尹丽萍，今年四十五岁。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这一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恶警把平时用酷刑折磨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带了出来，邹桂荣是最后被带出来的……。我们九个女法轮功学员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个房间，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大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我结束了在马三家七个月与魔鬼打交道的艰难岁月，那天上午大队长张秀荣让我收拾东西，拿着行李被带到了院里，院里停着一辆大客车，很多男警察，这时各分队的队长也都出来了，恶警把平时在她们酷刑折磨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先后都带了出来（邹桂荣、赵素环、任冬梅、周艳波、王丽、王敏、王克一、曲姓阿姨等），不知道哪一个队长说，这回给你们找个好地方，让你们好好炼。临走时，我意识到我们不会再回来，我望着迫害我的恶警队长王乃民、张秀荣，很想对她们说些什么。脑海里浮现出我被迫害的一幕幕，我心生悲怜、含泪水劝跟她说，请你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摆正与你工作的关系，善待法轮功学员。过了一会儿，张秀荣突然也慌张的快速的对着我的耳边，非常小的声音对我说：“你有病，记住你有病，你有病”。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句急迫的叮嘱是什么意思，但完全肯定那话没有一丝的恶意。后来才知道，她完全知道我们要被投入男牢房的，知道我们九位女法轮功学员面临的悲惨遭遇。

我们十人被戴上了手铐上了大客车。一个男法轮功学员叫彭庚（已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也上了客车。我们被拉到沈阳张士教养院，那里有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牢。对外就是张士劳教所。

我们站在院子里，一个膀大腰圆的男警察念一份宣告条例：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我们九个被分别分到了九个房间。我被分到第一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和一个木制落地衣架，四个男人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上厕所时看到一个大房间里至少躺着三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在睡觉。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里

有这么多的男人躺在地铺上睡觉，到了晚上有了答案。

晚上十点多，我问一直呆在我房间里的中年男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我的房间，我要睡觉，其中一个男的说：睡觉？你要睡觉？哈哈。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有一个女的在这里“炼”到十八天都没睡觉，最后炼成了精神病。

不一会儿，他们被换了班去睡觉了，又进来四、五个，不一会儿又进来一群，到我的屋里踹门而入，手拿录像机对着我就乱录，突然走廊里传来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她不停的喊着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

听到她凄惨的叫喊，我拼命的冲了出去。邹桂荣也拼命的冲到了走廊，我抱住邹桂荣死死的不撒手，看管我们的男犯不停的打我们，我拼命的护着瘦小的邹桂荣，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裤子在脚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几乎一丝不挂。我和邹桂荣都被拽回了房。他们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摁腿的，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在了我身上打我。我被打的晕头转向，终于躺在了床上。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我的身旁已经躺了三个男人，左边一个，右边俩，右边挨着我的男孩不停的在我的身体上乱摸，他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身后的那个男的手也不闲着；左边那个手脚都不老实，不停抓挠我的脸，用腿来回顶我的下身；我的头上方的地下也坐着一个，他的手不停的摸着我的头和脸，阴阳怪气的说着什么，我腿的间隙处还站着两个，一个在录像，一个站着看录像，嘴不停的说着脏话，脚下不知是几个，他们不停的抓挠我的脚心。嘴里不停的说着脏话和狂笑，还不停的说：你别装死啊，死了也得“转化”。

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一口鲜血涌到嗓子眼。我的思维又一次的静止下来，床上，床下，床左，床右一切的一切喧嚣，好像离我是那么的远，那么的遥远。我的思维定格在了学校：从小学到初中老师们教我的爱祖国，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这的一切一切的思维瞬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然后瞬间崩毁瓦解，是那时脑中真实所见。那个声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它原来如此的流氓！（转下页）

（接上页）我的耳朵从喧嚣杂乱中听到了邹桂荣凄惨的喊叫声，“丽萍，丽萍”。我仿佛在梦里，不是梦，我确定那不是梦，这凄惨的叫声再次把我的思维带回了这可怕的人间地狱，我听不到了任何杂乱的声音，看不到任何事物，我拼命的起来在寻找那个熟悉的声音。我的头被门前守着的“魔鬼”用落地式衣挂砸中，我的头瞬间有一股热流流在了我的脸上，我拼命的站起，我的意识里再也没有了生死的概念。没有生命能阻挡我，我拼命的砸门，同时我的身体被拼命的砸着。我不停的呼喊邹桂荣的名字。邹桂荣冲到了我的房间，抱起我冲向了那罪恶的铁门。

我俩同时拼命的砸那铁门。铁门终于开了。我们俩已伤痕累累。面对警察我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质问他：这里是中国的劳教所吗？政府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耍流氓。你是否有母亲，有妻子，有姐妹，有七姑八姨。这里的一切流氓行为是否代表国家的行为。今天这些男人如果不离开我们的房间，我会记住今天，今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四月十九日，是你在这天晚上值班，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我们如果死在这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我们的忍耐绝不是无度。他听了我们的话，叫来了看管我们的男犯，告诉他们在他值班时不要叫这俩个人出事，让她俩今晚在一起，让她们睡觉。

我们俩被带回了我们住的房间。这回一切都消停了，房间里只留下了四个男人看管我们，我俩眼含热泪对视一夜没有合眼，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嚎叫声。

四月二十日，警察交接班，邹桂荣被带回了房间，我看到一个管事的男犯手里拿着昨晚的记录在汇报。不一会儿昨晚那些“魔鬼”拿着录像机又到了我的房间，这回多了个女的，按着他们的意思邪悟一段说给我听一段，然后其中昨晚骑在我身上打我的那个男的见我可不跟他们学，就从地上一把把我拽到床上打我。

他们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然后让我看对不。到了吃饭的时候，面对这里的菜、饭，我再也吃不下了。身体虚弱的已不成样子。

到了晚上，昨夜那一幕再次上演，因为今晚值班警察换了，邹桂荣再次被追打到我的房间，我起身一口鲜血吐到地上，那一刻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邹桂荣哭着喊我的名字。他们汇报了队长，邹桂荣被留下来照顾我，那群魔鬼又一夜没有让我们消停。后来我床头的那个男的说：她的头和身上都烫手，别弄出人命，他们每个人都过来摸了我的头和身体，都消停了，那一晚我们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第三天，我和邹桂荣想起了任冬梅，她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我俩已没有了生死的概念，冲到走廊大声揭露邪恶，呼喊任冬梅的名字。三天没吃，没喝，没睡发烧的我找到警察，含泪告诉她任冬梅还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她，你们也有女儿。

第四天，我和邹桂荣各被两个男警架走，临走时我们不停的呼喊任冬梅的名字，任冬梅最后也被架了出来。那六个法轮功学员不知在里面是如何度过的。后来他们九死一生的也被非法秘密关押到沈新教养院。我们九个法轮功学员用生命才保住灵魂的纯洁。

后来才得知道，那里在我们去之前用这种方法已经“转化”了三十三位法轮功学员，有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多年来那里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那里的经历详细的写出来，是因为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不敢也不愿想起。因为想起它，我就会陷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

以上是我亲身经历中共迫害小小的一部分。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残酷迫害，不只是为了自己！是为所有中国人民！我愿世人都能了解真相，退出中共罪恶组织（退出党、团、队），站在正义一边，远离了罪恶，选择美好未来。

参加韩国最大游行 游客高呼“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被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选定为优秀庆典的“水原华城文化祭”今年迎来第五十届，连续举行多天，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正祖大王陵行次演示”游行，将庆典气氛推向高潮。据悉，这是韩国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也是“水原华城文化祭”的核心活动。

法轮功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应邀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整齐威武的阵形，和雄壮的音乐合奏，以及法轮功学员舒缓优美的炼功动作，令道路两侧围观的海内外游客深深震撼。

沿途的观众摩肩接踵，挤满了道路两边，天国乐团每到一处，立即吸引观众的视线，观众们拍手喝彩，甚至在观众群中有中国游客高呼“法轮大法好”！

天国乐团和炼功队伍过去之后，有不少观众紧随其后跟着学习炼功动作，更多观众纷纷接受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传单。三个多小时的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沿途发出八千余张真相传单，并向许多观众讲明了真相。◇

（文：韩国大法弟子）

